



中国水利文艺丛书

第九辑

# 史地寻幽集

李煦 著



长江出版社  
CHANGJIANG PRESS

中国水利文艺丛书

第九辑

# 史地寻幽集

李煦 著

长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地寻幽集/李煦著. —武汉:长江出版社, 2015. 9

(中国水利文艺丛书. 第九辑)

ISBN 978-7-5492-3763-0

I. ①史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1178 号

史地寻幽集

李煦 著

责任编辑: 朱舒

装帧设计: 刘斯佳

出版发行: 长江出版社

地 址: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

邮 编: 430010

E-mail: cjpub@vip.sina.com

电 话: (027) 82927763 (总编室)

(027) 82926806 (市场营销部)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: 880mm×1230mm 1/32

5.75 印张 12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92-3763-0

定 价: 368.00 元 (共十三册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 中国水利文艺丛书

第九辑



## 编委会

顾问 高洪波 陈建功 肖复兴

主任 张印忠 熊 铁

副主任 王经国 傅秀堂

委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百恒 王经国 成绶台 刘 军 孙秀蕊

别道玉 李先明 李 良 陈国栋 陈梦晖

巫明强 侯全亮 韩树君 靳怀塔

总 编 辑 别道玉

执行主编 刘 军

执行编辑 周汉华

编 辑 李卫星 陈仲原

## 总 序

肖复兴

古希腊科学家、哲学家泰勒斯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：万物皆生于水，复归于水，人类概莫能外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对于人类，还有比水更重要的东西吗？

遍布祖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水利工作者，将自己的足迹镌刻在千山万水之间，用自己的汗水与智慧谱写着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水的壮丽篇章。每当看到那一条条奔流的江河、那一座座巍峨的大坝，我们都会忍不住地想起他们。是他们将水的生命传递给我们，滋润着我们的生活和心灵。

在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繁华的都市、享受都市现代的物质文明的时候，他们却跑出都市，跑到荒僻的山，脚步一直延伸到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嚼碎了种种难以想象的生活辛苦，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人生代价，为的就是和水打交道，让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命之水为人类造福。

说他们是踏遍万水千山的当代徐霞客，并不过分；说他们是当代治水的大禹，并不过分；说他们是当代最可爱的人，也并不过分。

我们眼前摆着的这样一套“中国水利文艺丛书”，写的就是这样的人、这样的水的作品。在这套丛书之中，无论是长篇小说，还是短篇小说，或是报告文学、散文和诗歌，尽管我们可以指出他们在写作方面的种种稚嫩与不足，但我们却可以看到在那些专业作家或所谓名

家大家那里少有的生活的质感与生命的清新。因为这套丛书的所有作者都是水利人,他们就生活在他们所书写的人物与生活之中,他们为自己所书写的人物与生活感动。情溢于胸而渴望倾吐,情溢于水而泛起多彩的浪花。他们不是为文而文。在这里,每一位作者都以包含激情与真情的笔墨,书写着水利工作者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事业、生活和为我们所敬重的感情、心灵与精神,从而在新时期的文学画廊里,增添了新的形象;在向现代化生活奋进的进程中,为我们激扬起水的壮阔交响的背景。

在这套丛书里,所有的作者都是业余的,而且还有一些年轻人。我们可以看出编辑的眼光,他们不想把这套丛书搞成名家的“盛宴”,他们更注重业余作者,特别是年轻作者的生气勃勃之作。文学本来就不只是一扇单向的旋转拉门,只接受名家而拒绝业余作者、年轻人的新人。在此,我们感受到中国水利文协的眼界与魄力。在眼下一切都要讲究经济效益的商业社会里,出这样一套丛书肯定是要赔钱的,但他们着眼于未来、着眼于水利事业的发展、着眼于水利职工的精神文明建设,才有这样大气的胸怀,做出这样的举动。我们便能在这套丛书中,看到水利人的血液在文字中奔腾,为我们吹来一股清新的风。那风来自山野,来自水中。

目 录

## Contents

## 史地寻幽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生死爱恨:武汉洪水 500 年 ..... | 2   |
| 东湖的美丽与尴尬 .....        | 7   |
| 东湖边上的“红色大宅门” .....    | 18  |
| 历史总有另一面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汉口租界志》断想三则 .....   | 30  |
| 武汉有过三个“黄埔军校” .....    | 35  |
| 《大浪淘沙》·残酷青春 .....     | 45  |
| 战争·女性·长江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武汉电影地图三大风景 .....    | 54  |
| 电影院:随风而逝的风景线 .....    | 57  |
| 照相馆:慢慢褪色的时代表情 .....   | 75  |
| 武汉理发往事 .....          | 87  |
| 云中谁寄锦书来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那些与湖北有关的著名书信 .....  | 92  |
| 南方有长城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探访三峡古兵寨 .....       | 98  |
| 龙泉访古话烟云 .....         | 102 |

## 他们的人生和我的人生

## 巨人与他的舞台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——毛泽东在武汉的岁月 ..... | 108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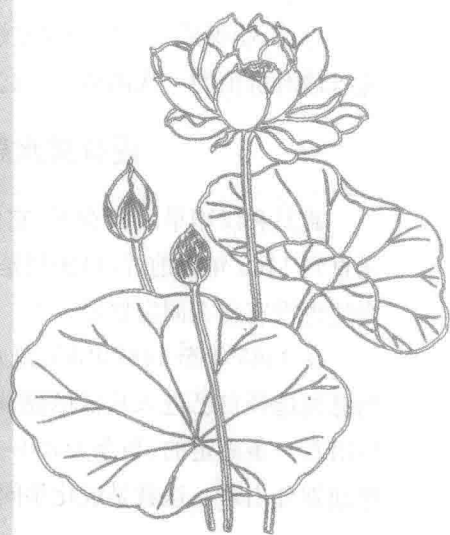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978,刘西尧穿过迷雾 .....       | 110 |
| 周鲠生的 1949 疑云 .....       | 114 |
| 民国才子在武汉·乱世中的选择与被选择 ..... | 120 |
| 民国才子在武汉·乱世里的死生契阔 .....   | 130 |
| 我采访过的毛泽东邓小平后人 .....      | 133 |
| 30 岁时看父亲 .....           | 138 |
| 父亲的书橱 .....              | 140 |
| 怀念文君 .....               | 142 |

## 没有过时的时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梦开始的地方 .....          | 146 |
| 局长日记和部长日记 .....       | 148 |
| 张纯如之死 .....           | 150 |
| 能报复方能言宽恕 .....        | 152 |
| 石油太重要,不能只由车主们评说 ..... | 154 |
| “千万富翁沦落”的隐形损失 .....   | 156 |
| 安阳公司击败了亳州和邯郸公司 .....  | 158 |
| 米高梅很难“花落中国” .....     | 160 |
| 前恭后倨的专家 .....         | 162 |
| 众口铄金 积毁销骨 .....       | 164 |
| 国籍不是难堪事 .....         | 166 |
| 运动会毕竟不是请客吃饭 .....     | 168 |
| 三美三丑吉庆街 .....         | 170 |
| 266 路车上的“公正课程” .....  | 173 |
| 低道德年代的世故与热血 .....     | 175 |

中国水利  
文艺丛书  
第九辑

史地寻幽



## 生死爱恨：武汉洪水 500 年

武汉又发大水了。国家总理也来了，他穿着套鞋，在龙王庙趟了一尺深的江水。那一刻，不知有没有人意识到，总理其实是踩在了历史的某个小小节点上。

公元前 185 年，“夏，江水、汉水溢，流民四千余家”。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长江中游水灾，从那时到现在，大洪水以平均 20 年一次的频率，定时来拜访江汉平原。2010 年的洪水，不过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次而已。

“刚吃过早餐，我们就听到远处河面上传来一阵轰鸣声，接着涌来一股巨大的水流，水面上到处漂浮着数不清的舢板、小船、房屋构件和木头、牲畜，我不得不说，还有很多活着的人。”1887 年，一个英国海军舰长在汉口驻扎，他如此记录下自己观察到的一次汉江洪水。

可惜，明朝成化年间的那次洪水，没有人准确地记录它。那是对武汉最有价值的一次洪水——它塑造了汉口。

### 没有洪水就没有大武汉

武昌和汉阳早就存在了，它们的军事价值被历代将领重视。但是直到 1465 年以前，汉口还只是一片沙洲，里面各种水流纵横交错，当然也没有什么固定居民。

在 1465 年至 1487 年间，汉水发生了一次改道：此前，它狂暴而随意地选择自己进入长江的路线；此后，它就像一个回头的浪子，开始沿着一条固定的、与今天差不多的路线前进，汉阳和汉口由此被清晰地划分出来。这就是成化年间的“汉水改道”。

这次大水发生后几十年，汉口有了固定居民：“盖汉口初一芦洲耳。洪武间，未有民居。至天顺间，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，在此筑基盖屋。嘉靖四年丈量，上岸有张添爵（等）房屋六百三十间，下岸有徐文高等屋六百五十一间。汉口渐盛，因有小河水通，商贾可以泊船，故今为天下名区。”上岸是指汉口沿汉江的一边，下岸则是指沿长江的一边。

盐商们首先发现了其中的重大意义。“不特为楚省咽喉，而云贵、四川、湖南、广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江西之货物，皆由此焉转输……”盐船过去是从产地直接运往各地销售，中途不设集散地，但从万历年间开始，两淮盐商对湖广的运销，便是到汉口为止。汉口以远的销售，则是由另一批商人来接替，这样，汉口便成为淮盐在其境外的一个最大的周转码头。

淮盐之后是漕粮，一个繁荣的商业城镇就此诞生，汉口成为天下四大名镇之首。在以后 500 年的岁月里，汉口将要后来居上，引领武昌和汉阳，共同构成中国的大武汉。而这些光荣历史的序幕，就是成化年的那次洪水。

## 大武汉和洪水的扭打

当总理在龙王庙趟水的时候，他确实是踩在了某个节点上。正如《汉口竹枝词》所唱的，“五百年前一荒洲，五百年后楼外楼”。500 年来，江山兴替、人事代谢，但无论是哪朝哪代哪方人物哪等职衔，只要他掌管这片土地，就必须面对大水的挑战。他们有的成功了，有的失败了。

1635 年（明崇祯八年），通判袁倡创筑长堤（上起硃口，下迄堤口）以障水患，此堤名曰“袁公堤”，即今日之长堤街。因掘土筑堤，堤外便挖了一条深沟，宽约 2 丈，汉水从硃口灌入，襟带市廛，因名玉带河，这一堤一河是汉口最早的人工屏障——武昌和汉阳有群山保护，不惧洪水，汉口则必须与水争地。

1864 年（清同治三年），汉阳知府钟谦钧、县令孙福海与汉口绅

商胡兆春等协议,筹集商款,筑堡开濠。工程在今中山大道一线上展开,堡基密钉木桩,堡垣用红石砌成。堡外挖一条深壕,堡内培植坚土。开辟8个堡门,自西至东为:玉带门、便门、居仁门、由义门、循礼门、大智门、通济门、便门。堡上建有炮台15座。3年后又加高培宽,并建上、中、下三闸蓄泄洪水。这个工程有些争议,据说它束缚了汉口市区的扩展。不过精研汉口历史的美国专家罗威廉认为,“城墙毕竟给汉口提供了一个免于后湖水患的最好保障”。

此后又有些能干的官员,他们绕过千疮百孔的财政体系和低效率的官僚机构,设法筹到了钱,找到了人,干成了一些事。比如1889年的龙王庙工程,在龙王庙顶端建了一块石头堤岸,使河流的冲刷力偏离汉口。

其中最优秀的自然是张之洞,感谢他带来了张公堤和京汉铁路以及其他!

## 1931年汉口大水片段

在20世纪,1931年的武汉政府或许运气很差,但他们也确实很无能,洪水破城,仅汉口一地就死了3万市民。武汉要塞司令钱大钧拿着蒋介石的手谕说:“防共比防水更重要。”不准军队参加防汛。

那次大水,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的武汉由盛转衰的标志。

万澄中那年7岁,他家住在中山大道上的永广里,就在今天民众乐园的隔壁,当时民众乐园叫新市场。

大水来时,万澄中没什么感觉,只是眼看着水从下水道里就漫出来,先是到脚踝、小腿,慢慢就到了腰,最后居然到了成年人的胸口。他印象很深的两个画面是:小贩卖食品,要把东西放在木盆里,人抓着木盆在水中行走;而车夫们就倒霉了,坐车的人越坐越高,最后坐到车篷顶上,车夫们两人一组,一个用头顶着车篷,同时拖车前进,另一个在后面推车。到水最大的那几天,车夫们就失业了。

小船成了最重要的交通工具,万家花10块银元买了一条小船。

万澄中也有了自己的“玩具”，一个大脚盆，他坐在脚盆里划来划去。他觉得很快乐，唯一的不便是不能到新市场去看戏、玩耍了，当时里面住满了难民。

中山大道两边搭起了竹跳板。当大水逐渐退去的时候，万澄中遇到一件倒霉事，他跟着大人去拜客，一不留神滑下跳板，身上摔了一身泥。不过也有一个惊喜，退水后，万家发现自家一楼居然有条大黑鱼困在那里。大人们郑重其事，在黑鱼嘴上穿了一枚铜环，然后装在木桶里，外面挂着红布，把黑鱼放生了。

这就是一个7岁富家孩子记忆中的1931年汉口大水。

同是1931年大水，在汉口《新民报》记者谢倩茂笔下，则有另外一番景象，他记下了这样一些事情：

——夏口地方法院已被水淹，人犯300余人，淹毙十余名，逃走百余名。

——8月16日晨，有卖豆浆者，李金芳，在招商局码头，遇独立炮兵一团二营马夫，买豆浆一碗，因糖太少，猛踢一脚，致将李金芳踢至水深处不起；8月14日9时，新直街福寿里有民妇刘方氏，因与林祥发口角，致被推倒水中，灭顶毙命。

——记者们雇小船一条欲在市内采访，一出门就被三军团士兵强行拉走，原因是“船上没插旗”，他们只好再掏钱雇船。在一处两层楼门前，记者们发现门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写着四句打油诗：“街上行船不见浪，冲到百姓房屋上，只说汉口有水灾，不知何日得安康。”归程中，记者们发现了被抢去的船，上插“三军团特务团”旗子，招摇过市。

## 面对大水，你淡定了吗

“只说汉口有水灾，不知何日得安康。”据说中华文化是治水文

化,那么可以反过来说,治水的能力,也反映了文明的活力。

20世纪长江最大的洪水是1954年大水,京汉铁路中断了100多天,荆江三次分洪,政府动员了上千万人。但是武汉保住了,防汛纪念碑骄傲地立在那儿。

1998年的洪水过后,武汉多了两道风景,龙王庙、南岸嘴隔江而立,新江滩秀色可餐。

“武汉”因大水而生,众多武汉人又因大水而死;武汉这个地方,注定了与大水生死纠结;武汉人既与大水无法挣脱,也就注定了对大水爱恨牵挂。

“6月,汉口连续下了3个星期的大雨,人们被迫穿起了皮衣,城里的洪水到处都有12英尺深,除了屋顶,很少还有什么露在水面上。”这是一名汉口英国领事在1849年的笔记。

美国专家罗威廉研究了这些笔记和资料,在他的专著《汉口: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》中写道:“实际上,洪水侵袭已经成为汉口生活中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了,大众的反应已经形成了模式:堵塞水口,沿大堤安置好水车,准备好疏散用的高地,当地的善人会在城市的通衢上架设临时桥梁,较穷的人驾着小船去摆渡市民。重要的是,全城的人都在为新的一年恢复城市而出钱出力。”

这种镇定或曰淡定,已经代代流传,积淀在武汉人的血液里;既然面对大水都淡定了,也就很少有事情让武汉人大惊小怪。反而是外地人不习惯这一点——今年的网上有个帖子,楼主问:“考取了武汉大学,去不去呢?听说武汉经常有大水!”网友答:“武汉没什么大水,就是有点热。武大不错的,去读吧。”

当然,做武汉人是有福的。情侣们在涨水的江滩游玩,市民们带着大狗下水游泳、吃西瓜,他们无需去想500年什么的。反正想也白想,500年不过是自然界中的一瞬,面对大水,我们必须淡定。

## 东湖的美丽与尴尬

### 上篇：双湖记·老智慧·大手笔

东湖很大很美，但也很尴尬，最尴尬就是老被拿来与西湖相提并论。

20 世纪东湖研究的一大成果，就是发现了南宋文人袁说友的《游武昌东湖》诗，一下把东湖人文史推进了 800 多年，似乎拉近了一点与西湖的距离。

可是诗一开头，就是“只说西湖在帝都，武昌新又说东湖”。

类似的努力还有一些，比如把影影绰绰的三国乃至楚国的东西附会过来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还花巨资去修坛造景。

何必呢？何苦呢？

人家有白居易苏东坡两大名将把守，有苏小小白素贞等一千名媛撑腰，更有东晋南渡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大历史做底子。

人家是真正的城中湖，袖珍玲珑，环西湖一圈为 15 公里，还没有东湖内环线长；东湖则是城郊湖，到现在为止，有几个武汉人把东湖跑全了？

更何况，汉口到明朝才繁盛，武昌到晚清才发达；东湖不如西湖绚烂，再正常不过了。

可是，且慢！

朱老总确实说过“东湖暂让西湖好”，可是毛泽东就不赞成。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说：“东湖比西湖好，这里有长江，夏天还可以游泳，东湖的樟树、桂花树、竹子……风景真好。四周的柳树、水杉树甚

多,对岸是老虎尾,远处是中山亭,那边是珞珈山,茂密的树林里是武汉大学校址。东湖真好!”他是真喜欢东湖,解放后他住北京最久,住武昌东湖第二久,来了44次,最长的一次在这里住了178天。

我个人觉得,主席的大白话很难领悟。

那么下面这段话如何?“建设这样大的风景区在新中国可说是创举,似乎须先提出一些原则为设计方向,以供参加工作的同志参考,并共同了解如何按步发展,藉免如杭州西湖的人为建设糟蹋了天然风景,造成严重错误。”

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《东湖风景区分期建设草案纲要》,我佩服那一代开拓者,他们一开始就没把西湖当成对手;后来不知怎么搞的,倒是越来越不大气。

其实,有关东湖的早期论述,大都是很高明的。新近才重新被人想起的任桐和他的《沙湖志》,就是一个例子。

任桐,浙江永嘉人,字琴父,自号沙湖居士。晚清人,曾任湖北道员,那时东湖、沙湖相连,他的《沙湖志》将其并称为沙湖。

任桐是对武昌群湖进行全面总结和提炼的第一人,他提炼出了“沙湖十六景”:琴堤水月、雁桥秋影、寒溪渔梦、金冢桃花、东山残碣、九峰晨钟、虎岩云啸、卓刀饮泉、泉亭松韵、兰岭香风、青山夜雨、石壁龙湫、沟口夕阳、夹山咏雪、梁湖放棹、鸥岛浴波,堪称现在东湖各个景区名称由来的源头。他说:“东湖景物之美,不减西湖,而天然韵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
任桐不光是命名题咏,还有很多具体的设想和规划,如在磨山上宜建重阳楼等。他本身是造园高手,坐言起行。1917年,他在今天武昌车辆厂至徐家棚之间的某处建起一个大园子,占地60多亩,以自己的字“琴父”而命名为琴园。1922年,从江边修了一条路到琴园,就是琴园路。

琴园当时是武汉名园,园内除了水石林木、花鸟虫鱼,还有茶楼、

戏院、照相馆、花园等等，后来向市民开放，门票大洋 5 分。

任桐和他的朋友们在琴园里酬唱风雅，他们共同的话题之一就是沙湖。大家还曾发起过“沙湖建设会”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任桐发现了东湖，并进行了大量的包装和打造推介工作。可惜 1931 年大水袭来，琴园被毁，沙湖梦固然碎了，连琴园路后来也变成秦园路，好生无趣。

如今东湖沙湖连通了，人们又想起了任桐。报载，新沙湖公园的设计团队专门从北京国家图书馆找到《沙湖志》，将其影印回来，他们借鉴任桐的“沙湖十六景”，要打造新的“沙湖十景”，还要建一座新“琴园”。

这种对“老智慧”的尊重令人欣慰。有些令我们纠结不已的问题，其实前人早已考虑过了。

还是那份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《东湖风景区分期建设草案纲要》，我再抄几句：

“天然景色，绝对不是人工所能改造的，过分施以人为手法，与天然竞争，必然遭致严重失败。所以设计人要保存天然风景的真面目，就是要遵守自然发展规律。”

“让地形来表现它的粗壮线条。人为建筑在天然环境中以谦虚陪伴为宜。建筑及步径材料以就地取材为佳，当地原料的构造，可以愈近天然。水泥不易与自然界调和，务须少用。”

这些理念是不是很新潮时尚呢？它们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作品，作者叫程世抚，“风景区”这个词，就是程先生在东湖规划中首先提出来的。

东湖史上，有过几次大手笔值得一书。

首先就是张之洞修建武丰闸，把长江和东湖彻底分开，从此东湖有了自己稳定而独立的形态。